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思旋天地 思旋

特金歷史性會晤手握手

六月天時晴時雨，如同全球政治環境，好淡消息爭持。近月來，全球金融市場，特別是股市方面，政經與體育等消息令金融市場風雲色變，好不熱鬧。

行穩致遠的中國，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，顯示大國外交，及其個人的偉大領袖風範，實在是舉世矚目和值得點讚。正所謂「最怕貨比貨」，同時段舉行的上合組織與G7會議，一合一歧的結果，是焦點所在。所得出結果截然不同，令人深悟反省。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上合青島會議，無論從組織體制、會議宣言、文化藝術活動等等都令人驚嘆不已。上合組織今年是由中國擔任主席國，青島會議開得非常成功和有意義，充分表現了民主、互助、包容精神。由於過去努力的成果，今年由原來的六個成員國增加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。

會議期間，與會國歡迎「一帶一路」的倡議，融合在上合組織，更加相得益彰。習主席就上合發展提出四個意見，會議閉幕時並發表了宣言，成員國一致擁護會議精神，及對構建「上合命運共同體」的共識。相信未來上合組織不但是區域性，也是世界性的和平組織，安全合作，穩定謀發展。

另一方面，七國集團由於美國提出加徵關稅在先，引起了其他六國的反對。七國集團成員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發達國家，理應順應時代潮流，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、共同發展而作出努力及貢獻，團結合作是關鍵。可惜，從G7會議中，甚至連聯合聲明都因美國不合作以致未能發表。G7會議及上合會議所形成的影響力與效果，有着天淵之別。套用一句中國的金句：「西方不亮東方亮」來形容，實在恰如其分。

本周二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舉行了歷史性會晤。世界政治千變萬化，還記得去年底，美朝兩國吵得沸沸揚揚，幾乎大動干戈，殊不知相隔只數個月，兩位領導人已在新加坡手握手，數十分鐘會談交流成為世界聚焦點。至於事態發展如何，相信非一日可變天，還需要一段艱辛漫漫長路。不過，在各方有關人士共同努力下，美朝和平在望。領袖最重要是說話言而有信，絕不朝令夕改，使人無所適從。必須要以人民利益為重，才能成為世界大阿哥的典範。

今日在俄羅斯舉行世界盃揭幕戰。本港球迷眾多，據說有好心的老闆為了讓員工能安心看球，特別安排時間，使其既可工作，又可觀賞球賽。在股票市場上也有很多基金大戶球迷，有消息說在決賽周期間股市成交將銳減，甚至有沽空動作。我認為千萬不可信，世界政經變幻，可能有大戶在逆市大挾倉，會大輸錢。

方寸不亂 方芳

一代天嬌

麥嘉演馬師曾，黃百鳴演薛覺先，有睇頭嗎？不是電影，而是戲曲音樂劇。

兩人是香港電影喜劇演員、導演、編劇和投資者，雖然都不是粵劇演員，但有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、紅線女的入室弟子蘇春梅擔綱演紅線女。這樣一部集戲曲、話劇及電影元素而創作的《一代天嬌》，由高志森監製兼執導，確是令人期待的。

這是一部描述粵劇藝術家紅線女（女姐）奮鬥事蹟的戲曲音樂劇，劇本出自麥嘉之手，他對粵劇素有興趣，尤其擅唱馬腔，一直想寫一個紅線女的故事，但一般傳記作品不好看，而年輕人對粵劇又不熟悉，為了搞一個有電影感、節奏快、輕鬆有趣的舞台作品，於是找來黃百鳴和高志森商量，一拍即合，於是就有了《一代天嬌》。

因為是舞台劇，不受傳統粵劇的限制，為吸引年輕人入場，劇本趣味特多，透過角色演繹，介紹粵劇的表演程式，例如花旦怎樣向觀眾「放生電」，怎樣欣賞戲曲之美。同時，奮鬥故事當有成功秘笈推介。

女姐一生為追尋藝術，不惜放棄既得的浮華，毅然投入風起雲湧的年代。正如女姐自己說：「我的生命屬於藝術，我的藝術屬於人民」，她重視藝術傳承，培養了大批紅腔傳人，其中蘇春梅在廣東粵劇學校已經是尖子了，紅線女親自挑選她作入室弟子之一，住在她家中六年，經悉心指導，蘇春梅盡得紅腔精髓，被女姐指定為「紅派藝術傳人」。做得入室弟子，女姐教導嚴厲是必然，練功規條也多，不讓她們分心，總是「妳重未得呀，練多廿次啦！」於是造就了梅花獎得主。

麥嘉說，該劇在廣州上演時，粵劇界行內人全都來看了，就是看怎樣寫他們的粵劇大師，對他們來說壓力很大。演完後，行內人沒挑出什麼毛病，反應相當好，連紅線女的兒子馬鼎盛也上台客串了一下。

高志森說，很佩服黃百鳴投資的勇氣，可見「勇氣」實可圈可點。黃百鳴說，舞台劇不是賺錢的，投資也不能下下講錢，要做些自己喜歡的東西。

該劇已在香港、內地、新加坡演了十四場，今次是載譽重來，7月在演藝學院演出五場，其中兩場分別為保良局和智行基金會慈善演出。

七嘴八舌 小臻

家教很重要

近日剛巧看到無綫節目《爸爸的告白》見到經常演壞人的吳岱融與囝囝吳政樺（Justin）的真情告白，感覺到兩人的感情非常融洽，廿歲的Justin很有教養，對父母非常尊敬。吳岱融教子的方法很好，兒子幼時學習跆拳道，他陪伴學，兒子喜歡打遊戲機，他又一齊打機，既增進感情又可趁機引導兒子向正確的方向行，送兒子去讀書氣氛好的新加坡讀，兒子現在有興趣向幕後發展做後期製作，兒子畢業想做的他都會支持。教出個乖仔，將來肯定有福享。

再看榮升奶奶的薛家燕，娶新抱當晚，演藝圈許多人賞面出席，大家為她苦盡甘來感到高興，真心來恭賀他們！都說家燕姐值得享福，兒子在台上含淚謝媽媽養育之恩，承諾夫妻兩人一齊孝順媽媽。家燕姐台上感動落淚之餘，特別感謝TVB、新城電台、威馬電器、大棧海味和所有在她復出時一直畀工作機會她的恩人，令她這個單親媽媽能養大三個細路，而且兒女全都送到外國受教育。兒女學成回來努力工作，全都十分孝順，連英國長大的新抱都很生性、孝順、尊敬奶奶。他們都放洋過，但仍保留中國人的傳統美德，當然與好家教分不開。大女珊珊也學到媽媽的優點，與家燕姐處事面面俱到分不開，她很為人着想，有求盡應，寧願辛苦自己。

許多「出咗事」的人求人原諒的都說：「我單親家庭長大……」但不少同樣單親家庭長大的人為何那麼生性，創出不同成就？其實父或母的行為，家教好壞影響深遠。那些反叛的父母難以教出好孩子。

大家可有想過時下有部分香港年輕人為何變得那麼反叛、那麼自大、任性、偏執呢？其實是有原因，因為家長、學校都不教做人處事處世哲學，有些家長一句「嘛家的後生話唔聽的，算啦！」就推卸責任了。

看看歷史，實在是家教好的人家，家業才興旺！今時今日家教嚴的家庭，家中的孩子仍舊很聽話生性。與一位曾教書又做過許多青年工作的社會精英聊到港青問題，問他究竟是他們的基因形成是反叛還是教育有問題？他說，作為教師他肯定相信人是可以教好的，否則不需要教育事業，但他認同香港的青年問題家長有責任，例如他的大學同學也是教師，一直很抗拒中國內地，自己不肯踏足內地，對十多歲的兒女也從不鼓勵他們了解內地，子女受到父母影響形成的觀點差不多，他勸告對方別將自己的價值觀加在子女身上，應讓他們自己體驗作決定。除非你有能力送他們到外國生活，否則他還是要留在香港，卻又只局限狹隘的香港本土思維，又怎可能成功有大發展？可惜對方仍然無意改變。後果可以預計到。

■薛家燕娶新抱榮升奶奶。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戴過四方帽之後

跟A君夫婦閒談期間，他們剛行完畢業禮的寶貝女兒挾着毛公仔喜孜孜走進來說：「吁一口氣了，大學，好不容易呀，過了關，怎不值得驕傲！」她媽媽看她那麼自負，也帶着微笑點頭認同，像家裡出了個女狀元般甜到入心；她爸爸不露聲色，也看出暗地裡歡喜，人之常情吧，試問哪個兒女戴過四方學士帽的父母心情不興奮。

小妹的爸爸過一會兒就開腔了：「求學如逆水行舟，真的一點不錯，小心這幾年學來的功課，放下書本，幾年後就忘個乾淨了。」

他隨即以自己為例，說自從畢業踏足社會之後，幹了幾年與本科沾不上邊的工作，大學時讀的化學，化學名詞已記不起幾個。

畢業證書無疑等同晉身社會工作的順利通行證，好處是方便找到較好的職業，僱主們看證不看人，有了證書求職自然事半功倍；大小機構也不在乎你應徵的工作學非所用，對曾經努力讀過十多年書的應徵者便有足夠信心，所以畢業後興趣轉移也無所謂，他的學長學弟，就沒幾個從事與化學有關的職業，英國從政的戴卓爾夫人便讀化學出身，讀過化學獻身其他工作的名人也多的是。

大學畢業前學到的東西，也未必一生可以夠用，尤其是日新月異的科技，稍為鬆懈，追不上時代就落人後了；任何大學畢業生，離開學校，要想成功，也得自我進修學校裡頭學不到的社會大學，什麼行業都如是，不求上進食老本，最終都給社會遺棄，證書不是永久的護身符，小妹讀文學，這老爸特別提醒她，學問這舟的逆水更逆，許多舊時代滿腹經綸的學者，就因為固步自封變成老冬烘，絕對不可以驕傲。

畢業後頭頂的四方帽，很多人都看成無往不利的求職大飯碗，不過學問真義不在此，理科如是，文科更如是，小妹有志做作家，他爸爸才語重心長為他這個醉心文學的女兒多說了話。

■戴過這頂帽子，鐵飯碗金飯碗都有了。 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詩中端午美如畫

戴永夏

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，又稱端午、端陽、龍節，是我國民間傳統的三大節日（春節、端午、中秋節）之一。它起源於我國遠古時期的龍崇拜，這一天為祭龍之日；到了戰國後期才同紀念屈原聯繫起來，把這一天定為祭奠屈原的日子。至近現代，人們又把端午節稱做詩人節。這不但因屈原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，也因端午的許多民俗活動都多姿多彩，富有詩情畫意。而有些節俗，就棲居在古代詩詞中。

如明末詩人王象春的《端陽》一詩，就濃縮了多項端午習俗：

長絲艾虎飲流蒲， 夾岸榴花悅彼姝

一自田文專國後， 家家此日望懸弧。

這首詩雖然只有短短四句，卻真實地反映了濟南等地端午節這天繫五彩絲、佩艾虎、飲菖蒲酒、戴石榴花、「望懸弧」等節俗活動。打開小詩來看，滿目五彩斑斕：

詩中的「長絲」即五彩絲，又名長命縷、長壽線、續命縷、辟兵繒、五色絲等。過去每到端午節這天清晨，家家的孩子都在手腕上繫五色絲線，據說這樣可以驅瘟辟邪。這種彩色絲縷一直戴在手腕上，要到「六月六」才剪下來，丟進河溝裡，讓水將「病魔」沖走。此俗遠在漢代就已經出現，東漢應劭的《風俗通》載：「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繫臂，曰長命縷，一名續命縷，一名辟兵繒，一名五色縷，一名朱索。」「以五色絲繫臂者，辟兵及鬼，令人不病瘟……」至今它仍在一些農村中流行。

「艾虎」即用艾蒿做成的虎形飾物。艾蒿是有良好藥用功能的植物，端午節這天採來懸於門上，有除瘟防病的作用。此外，人們還常用艾蒿做成人或虎的形狀，叫做艾人或艾虎；也有的用綢或布做成虎形，再粘上艾葉，也叫艾虎。將艾虎戴在頭上或佩戴在身上；也有的懸在門上，以此禳毒氣，除瘟病。此種習俗也歷史久遠，南北朝宗懍的《荊楚歲時記》就記載說：「以艾為虎形，或剪綵為小虎，帖以艾葉，內人爭取戴之。」明代學者彭大翼撰《山堂肆考》上也載：「端午以艾為虎形，或剪綵為虎，粘艾葉以戴之。」除艾蒿外，菖蒲、蒜頭、石榴花和山丹等，在後世也被用來做端午節懸掛於門上的辟邪之物。

「飲流蒲」即飲菖蒲酒，這也是端午節的一項重要習俗。菖蒲跟艾蒿一樣，是具有藥用價值的植物。過去在端午節這天，人們除將菖蒲插在門上「以禳不祥」外，還飲用用菖蒲泡的菖蒲酒，以驅瘟防病。有的還把菖蒲酒抹在小孩的面頰、耳鼻、手心、足心等處，以防毒物侵害。還有的口含菖蒲酒噴灑在床帳間、牆壁上及隱蔽處，邊噴邊唸叨：「雄黃燒酒（加入雄黃的菖蒲酒）噴上來，蛇蟲百腳（蜈蚣）快跑開。」

「夾岸榴花悅彼姝」一句，寫的是戴石榴花的習俗。過去每到端午節這天，婦女們常將鮮艷的石榴花戴在頭上，既美麗好看，又可辟禳邪氣。此俗在明代已經很盛。明朝人劉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就記載說：「五月一日至五日，家家妍飾小閨女，簪以榴花，曰『女兒節』。」

「家家此日望懸弧」中的「懸弧」，也是一種古代風俗。古時家中生了男孩就在門左掛一張弓，生了女孩就在門右掛一佩巾，以後便稱生男為「懸弧」。古人認為，五月五日這天出生的孩子是不吉利的，生了男孩害父親，生了女孩害母親（此俗至今尚在一些地方流傳）。而明代濟南人的看法卻與此相反，認為五月五日生子為大慶，所以都盼望這一天能生個胖小子，因此便有了「家家此日望懸弧」的習俗。究其原因，這還與人們對孟嘗君的崇拜有關。詩中的田文即孟嘗君，他是戰國時齊國的貴族（當時濟南屬於齊國）。他承襲父親田嬰的封爵，封於薛（今棗莊薛城），稱薛公。田文聰明異常，能言善辯，一生功業顯赫，尤以好客著稱。因為他出生在農曆五月五日，所以明代的濟南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端午節這天出生，將來像田文那樣大有作為。

至於端午食粽子，更是全國各地普遍流行的節俗，這在不少詩人的詩中都有反映。如「粽包分兩髻，艾束着危冠」（宋・陸游）；「秤錘粽子滿盤堆，好侑雄黃入酒杯」（清・蔡雲）……都是寫端午食粽子習俗的。此俗歷史久遠，晉代人周處在《風土記》中就說：「仲夏端午，烹鶩角黍（即粽子）。」這說明早在晉代，端午食粽已經成俗。至於食粽為憑弔屈原之說，見於晉人劉義慶所著《世說新語》一書，那上面記載說：「周時，楚屈原以忠被讒，見疏於懷王，遂投汨羅江以死。後人吊之，因以五色絲角條（粽子）於節日投江以祭之。」

除文獻記載外，民間傳說更為生動具體：相傳屈原投江後，人們紛紛趕來營救，但終未成功。於是，有人就將米飯、紅棗等食物倒入江中，意在讓魚蝦吃了，不再傷害屈原的身體。然而投入江中的食品，都被蛟龍偷吃了。以後人們便將米飯用竹葉包裹，做成尖角的角黍，並纏以五色絲，再投入江中；同時把載有角黍的船裝點成龍的樣子，即所謂「龍舟」。蛟龍們看到「龍舟」，知道這是龍王送的食物，就不敢再吃了。從此每到端午節，人們便都用吃粽子、划龍舟的方式紀念屈原。此俗一直流傳至今。

端午節還有很多有趣的習俗，也流傳着很多美好的詩篇。真可謂「詩中有俗，俗中有詩」，詩與節俗相輔相成，相映生輝，共同裝點着這一節日的美好！

■端午節傳統習俗是吃粽子。網上圖片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大家身教

一周之內，兩位著名作家林燕妮和劉以鬯先後逝世，雖然都在預料中——前者早傳患癌，後者已年屆九十九，但對香港文化界來說，仍算「震撼」，傳媒也以全版乃至頭版篇幅報道，說明港人心底裡對曾經的美好年代懷有絲絲的眷戀。

雖然在網絡文化乃至多年市場化的衝擊下，幾乎人人都很輕易發表作品，也幾乎人人可自稱作家。然而，誰才是真正的作家還是有「共識」的。一個對文學虔誠和對文字執着的人，不僅僅為生活寫作，更會筆耕至生命終結。

對我這一輩的文化人來說，年輕時很難說沒看過這兩位作家的作品，甚至帶點欣羨和崇拜。林燕妮的專欄文章通俗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是辦公室白領的必讀之物，而早已成名的劉以鬯當時更像一位樂於發掘並提攜新人的前輩。

八十年代的我也是文藝青年，寫詩寫散文寫小說，不在話下。只是，理工科出身的我也學人寫文學評論，我的第一篇文學評論《簡評張潔和她的十年創作》就得到劉老的賞識而得發表。當時，我很迷北京女作家張潔的作品，從處女作兼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《森林裡來的孩子》，到散文風格的《愛，是不能忘記的》，到中篇小說《方舟》、《祖母綠》，乃至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《沉重的翅膀》等，我都一看再看。

看多了，就自然想到寫評論，於是，洋洋灑灑寫了近萬字，投給劉老主編的《香港文學》。他在幾天內就有回音，說由於我評論的是內地作家和作品，而《香港文學》主要發表香港作家或以香港為題材的作品，問我是否介意將該文刊在也由他主編的《星島晚報》文學周刊《大會堂》上？

作為初步文壇的小青年，收到文壇大家的電話，豈止願意，簡直是興奮。而且，由於原文太長，結構有些鬆散，劉老很仔細地跟我分析，並提出具體的修訂建議。我據此將該文濃縮近八千字，以筆名「安靜」發表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的《大會堂》上。

難得的是，文章刊出後，劉老先生不但親自來電告知，還不斷鼓勵我繼續寫作和投稿。可惜，我之後雖然一直寫專欄，也偶爾寫小說，但更多的是餬口之作，沒什麼像樣的文學作品，辜負了老人家一片好意。

這對他來說，可能只是小事一樁，但對正在尋求機會的小青年來說，卻起很大的激勵作用。而他的待人處事，讓年輕的我看到正氣之風，也影響了我如何對待新人。

琴台客聚 伍呆呆

中國作家的富豪夢

「中國作家富豪榜」年年出爐。這讓閒得無聊的媒體一陣又一陣緊忙，也讓幫忙的幫閒的好一頓喝彩或叫罵。雖然誰也說不清這所謂的「中國作家富豪榜」起於何年，但異口同聲地稱之為「一年一度」，以此證明此等事大約與春節、國慶相類。

眼下的各類評比、榜單都沒有嚴肅性和精確性，所以連最基本的「參考價值」也無，就連著名的胡潤富豪榜，也是王小二過年，愈來愈沒有影響力。據說每年應付官司都夠嗆。所以，在中國富豪榜都已經聲名狼藉的今天，推出這個中國作家富豪榜來，確實有點拿文學不當回事的勁頭，它只能再一次印證一點，文學的標尺已經簡單到用金錢衡量的程度，這是文化消費時代的必然和尷尬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上榜的人和沒上榜的人，都對這個榜表示各自的不屑。上榜的人沒幾個認可上面的數字，沒上榜的認為這哪叫讓作家露富，簡直就是「露窮」。曾榮膺第一富豪的鄭淵潔2,000萬元，還不如一個縣裡的貪官，更別跟鄉鎮企業家比了，即使這樣鄭先生也不認，直呼「中國的作家太窮了」。這倒是實情，中國的作家靠寫作能讓自己活着就已屬優秀，倘能養家就屬奇蹟了。

但問題還不在這裡，看看這個榜單上的作家們的作品吧，比他們的金錢更讓公眾寒酸，前幾名無一例外都是寫少兒文學的，因此被人譏為「麥當勞作家」。我絕非對兒童文學作家有微詞，相反優秀的兒童文學滋養了包括我們在內的一代代人。但真實的情況是，鄭淵潔早就不寫童話了，他現在是靠推銷他的舊作和做電視掙錢。郭敬明更應該算作商場中人，他的作品除了在法庭上被板上釘釘為抄襲作品外，他今天的作品哪個字出於自己之手，明白者恐怕只有自己之心。我們這幾位少兒文學作家，有誰能像安徒生、格林那樣用心去熏陶、影響孩子。此外，在應試教育的枷鎖下苦苦掙扎的孩子，是否真的消費了這些文學，還得打個不小的問號。

所以，人們自然要發出中國不僅要有「富豪」，更要有「文豪」的感嘆。這一點不是酸葡萄心理，因為這些年來，我們看到作家們逐漸在光鮮起來，錢袋在逐漸豐滿起來，但好作品也同時豐滿起來了嗎？好作家也同時成長起來了嗎？話說回來，假如狐狸們都認為葡萄是酸的，那沒準還真不是狐狸的問題。

我想那個費力弄出作家富豪榜的人，絕不是為作家的生存狀態鼓與呼，相反在向社會集體炫富，他宣稱「它（指作家富豪榜）是中國作家告別文學奴才的標誌」。不做「文學奴才」，改做「財富奴才」，改弦更張得還挺及時。由此，我們不難從中嗅出製榜行為包含的濃重投機性，就像一個商人看準了一個項目，果斷出手了。

說實話，作為一個寫作者，我當然認為今天的作家們收入太低，甚至希望寫作可以致富。但我同樣認為，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觀，如果一個作家把金錢作為目標，把經濟收入與寫作高度等同起來，那是極其危險的，更多的時候是南轅北轍。

也正因此，「作家富豪榜」也許會讓做榜的人富起來，卻不會讓作家真的富起來。